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

李然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在车站看着汹涌的人流共同奔赴一个叫“家”的目的地，她的嘴抿了抿，泪水有些忍不住。她把背包背在了胸前，用手挡着，生怕人流把包里的面包挤坏了——妈妈爱吃甜食，这次塞了满满一包回去。

敲门，拥抱，换鞋，喝水……奔波的劳累瞬间被家的温暖所融化。她妈妈挑了一个最爱吃的面包，李然坐在旁边，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路上的见闻，毫无征兆地，一声哀叹插了进来，面包停在嘴边，“将来你要是被‘吃绝户’了可怎么办啊？”

妈妈接着说：“我起码有你惦记着，等你老了谁惦记你啊？”这一句明显带着哭腔了。

李然掐了下自己的胳膊，让自己不要被带入悲伤的情绪里。“哎呀，吃个面包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？今年就生，放心吧！”

“你每年都这么说。”

跟那些被催生话语“轰炸”到畏惧过年的人不同，李然向来心里挺坦然，且有些不屑，“不过是繁殖论的老一套”。她对自己的理论是有信心的，而且不是凭空而来，是一本书，一篇论文摆起来的。扫一眼李然的书橱，《第二性》《单身社会》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……“这些书放在我家多少年了，我从不来看。”

妈妈对李然的自信同样不屑，“没生过孩子的女人，人生是不完整的。书本上的东西，跟过日子是两码事。”

往年，新旧势力在春节集中交锋，互有胜负，不分伯仲。可今年，李然觉得自己心里长久沉睡的那部分被唤醒了，她不再坦然，甚至处于一种拉扯的痛苦中。

生还是不生，这是一道选择题

其实说到底，李然跟妈妈及家人的分歧就在“必须”二字上；“女人必须要生孩子”和“生孩子不是必须的，是可选择的。”“如果我选择生，那一定是自己遵从内心做出的决定，而不是听了谁的话，或者被谁强迫着。”李然之前一直找不到一个必须要生的理由。

作为一个活在21世纪的人，李然觉得，如果自己选择不生，那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——这是有数据支撑的。2022年全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，这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六年下降。因此，李然自然而然地把家人归到了老旧势力。天下大势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李然要做符合时代的选择。

李然的老家在山东内陆地区的一个乡镇上，当地人多在同一个煤矿务工，对彼此的生活都很熟悉。近年来随着当地煤炭资源的枯竭，矿山及其周边产业在逐渐停产。年轻人大都选择外出谋生，许多人直接在县城买了房，干脆不回来了。空房率越来越高，晚上亮着灯的人家都没几个，放眼望去，多是黑黢黢的一片。那些亮着灯的，住的多是快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老年人。李然从小就被教育“一定要走出去，不要再回来了”。

李然有六个姑姑，从小就听家人讲，当年奶奶生六姑的时候，爷爷气得把家里的烟囱都掀了，打算过下去了，就因为生的还是个闺女。小时候有个认识的阿姨结婚多年都没有怀孕，大家背地里都说她是“不下蛋的母鸡”。这么多年来，李然记得只有一对教师夫妇主动选择不生育。可人们议论起来，还是猜测多半是“生不出来罢了”，没有人相信他们是自愿丁克。李然也没听说谁家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了，因为那是“会被人戳脊梁骨的”，是不孝的表现。

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保守、传统的地方和家庭，生出了李然这么一个有着“叛逆”想法的人。“因为自己是女孩，小时候受到了奶奶一家人的不公平对待。长大了，想给自己的遭遇寻找原因，所以会反思家庭、婚姻、生育问题。”不仅如此，这种叛逆还来源于李然的妈妈近乎完美般的尽职尽责。“她在当妈妈这件事上，已经做到她能做到的极限了，我再也没有超越的空间。既然已经知道一个完美的妈妈是什么样了，索性做一个不一样的人。”

除了叛逆，其实更多的是心疼。妈妈一生为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而且无怨无悔、甘之如饴。放弃了进一步求学、外调城市的机会，只为陪伴李然的童年。在不幸的婚姻中隐忍了八年，只为给李然一个完整的家……但李然替她不值，她本该拥有更好的人生，所能达到的职业高度，所能享受的婚姻的幸福，如果做出的是相反的选择，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。妈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”李然很心痛，“我妈妈为了我，完全牺牲了自己。可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她首先是她自己，才是妈妈啊。”

但这种牺牲，成全是李然。能够一路上读书读到博士，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安定下来，不只与女性逐渐获得解放、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时代背景相关，她所获得的机会，是凭借上一代女性用尽全力的托举。妈妈常说：“如果没个孩子，奋斗了半天，为了谁啊？攒下的那些钱，都给谁啊？”这其实是她妈妈一生的动力，所有的努力与奋斗，都是为了李然。这种传承与接续，要就此斩断吗？

“可生一个孩子就是为了继承家产的吗？又没有皇位要继承。”李然还是不能完全说服自己。

生育这件“小事”

从记事起，李然就常听她妈给她或者其他人讲述当年育儿的不易。“就是听着我妈讲她生养我多不容易。”

“怀孕的时候一直吐到生产。生出来的时候都没人管，你爹睡着了，护士去叫都叫不醒。月子里营养跟不上，面条里的荷包蛋都被你爹偷吃了。没人帮着带孩子，每天从睁眼到闭眼都忙个不停，累得好几年都不会笑了……”

这些琐碎的、絮叨的、平静的讲述，在李然听来却触目惊心。“生一个孩子对女性造成的损伤太大



大龄「半丁」的别样春节

了。”以至经年累月形成了一种应激反应：“我不要经历这一切！”

“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当年那样的，现在营养、医疗、生活水平各方面条件都好了。”李然妈妈知道自己成了“反面教材”后，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，但作用不大。

作为一个未育妇女，除了在她妈那里耳濡目染，她还从网络和书本上了解了不少生育知识。可了解的越多越不想生，反而没有了“无知者无畏”。腹直肌分离，盆底肌受损，骨盆前倾，子宫脱垂，妊娠爬满肚子，打个喷嚏都会漏尿，涨奶疼得像胸口压大石……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，李然不相信自己可以完美避开生育可能导致的所有损伤。“我特别不喜欢那种‘关于生育，妈妈从没有告诉你的XX件事’”的帖子，女性在生育前还是要充分了解这件事，而不是像我妈那一代，什么知识都不懂，稀里糊涂就当妈了。”

如果谈到这些问题，李然妈妈总说：“所以说女人人是伟大的啊，为了孩子可以忍受这些，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了。”

一听到这些，李然更来气：“干嘛把女性道德绑架到这么高的高度，女人可以不必伟大。”

“可妈妈这一辈子太苦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再让她为我操心了？”因为老这么拧巴着，纠结着，她总是自嘲自己是个“半丁”，想生又不想生。在理解并认同新观念的同时，牵连着的是打断骨头连着筋，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。在想要彻底做自己的同时，还有那永远缠绕着的浓浓的亲情。

热闹是别人的，可怜才是自己的

在当下，春节的意味变得复杂。在亲情人伦之外，它更是一个生育观念、生活方式、城乡与代际冲突碰撞的场域，一言难尽。而最能展现这个场域冲突之激烈的，便是饭桌。

过年免不了各种聚餐，小地方饭桌上的话题不外乎家长里短。如果把饭桌想象成一个舞台，在李然妈妈眼里，有孩子的那一边就是灯火通明，喜气洋洋；没孩子的这一边就是黑灯瞎火，冷冷清清。就像舞台不能没有灯光，春节的饭桌上不能没有孩子。没有孩子聊什么呢？嘘寒问暖用不了多少时间，而且李然已工作多年，每年挣多少钱，年终奖多少，亲戚们早就门清了。剩下的总不能聊诗词歌赋和人生哲学吧？有孩子就不一样了，不愁没有话题，不愁没

有笑声，连筷子都夹得更勤了。“这个要多吃，才能快点长高”“真是越长越漂亮了”“喜欢上学校吗？”“班里最好的朋友是谁啊？”“说声姑姑过年好，给你个大红包，哎，真乖……”

大概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，李然的亲戚们也受了些现代文明之光的熏陶，“大龄未育”这个话题前几年常常像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，人人都看见了，却没人说出来。大概是怕说出来难堪，毕竟年龄实在是有点大了。又或者是怕说多了被嫌烦，也可能是只要有一个孩子在场，大家的话题就都集中在孩子的日常和可爱身上了，顶多旁敲侧击李然一下。

可今年不一样了，今年李然35岁了，这是一个生育期的临界点。在医学上，35岁被划定为高龄产妇，意味着女性的生育机能在走下坡路。而且在李然所有的亲戚里，还没有超过35岁未生育的。所以，35岁就像“三八线”，是亲戚们忍受的极限，绝不能越过。

35岁又怎么了？李然心里有些不服。“一个25岁刚大学毕业、没有房子、工作不稳定、经济状况不好的年轻人，和一个35岁、事业稳定、心理成熟的人，谁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呢？孩子能养成什么样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，不是只有所谓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。”社会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像潮水般冲刷着大城市，李然一只脚踏进都市的潮流中，另一只脚却陷在了老家的沼泽里。往年阳奉阴违的策略今年也不管用了，亲戚们仿佛看穿了李然“光说不练”的假把式，纷纷赤膊上阵。

“赶紧生，父母还能帮你带带，年龄再大老一辈的体力真的跟不上了。”

“越早生对身体的损伤越小，恢复得越快。”

“结婚都5年了，你们都干嘛去了？人家结婚5年的，都开始计划三胎了。”

“再不生卵子就要老化了，生出来的孩子不聪明了。”

“等同龄人的孩子都上大学了，你还在把屎把尿忙不迭呢。”

……

甚至今年聚会点的菜式都不一样了，专门给李然的丈夫点了烤生蚝，说是吃了能促进男性生育。连往年让李然的丈夫招架不住的酒文化都让位于生育文化了，“要孩子是头等大事，酒就别喝了。”还给李然点了红枣山药汁，说是补气血，有助于生育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接受完亲戚们的轰炸，还有发小们那一波。饭桌上，大家总是神秘兮兮，一副欲



李然的外甥女在老家放烟花。

一只脚跨进都市的潮流中，另一只脚却陷在了老家的沼泽里。



李然老家过年期间的庙会。



李然发小的孩子们在菜地里玩耍。

言又止的样子凑到她耳朵边：“在我这里不用憋着，尽情发泄。而且又不是啥绝症，不是还有试管吗？”在一个微信群的小伙伴甚至说：“有时候我们想发点娃的照片都不敢往群里发，怕刺激你。”

李然哭笑不得。“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为什么没孩子就等于惨？敢情我在别人眼里成了不孕不遍寻良方而不得的悲情妇女了？而且说实在的，我对别人的娃没那么大的兴趣，我真没受刺激。”

她总是懒得辩解，可能在别人那里又成了强颜欢笑，故作镇定。但她就不明白，“为啥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就会被默认为是痛苦的？我的快乐就取决于我的子宫吗？”

李然感觉自己其实过得挺好的，或者说她的主要烦恼中并没有没孩子这一项。她有的时候甚至会同情有孩子的人，想到自己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，没有孩子吵着让她带着去动物园，不用辅导作业，甚至还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。

可别人看不到她的快乐，反而觉得她很可怜。

近在眼前的衰老和遥远的改变

“可怜”的李然有点想逃了，起码思绪在逃走。她想到在北京和朋友们聚餐时，聊的都是育儿的艰辛与不易，生育对女性造成的大大小小的损伤，父亲在育儿中的缺位，女性的“第二轮班”，家务劳动无偿的不合理……而且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在指向对选择生育的慎重——至少不是假思索的天经地义。可这一切在李然妈妈和家人那里，自有一套过来人的答案：都是这么走过来的，女人就是这么苦，现在生孩子都是给老婆婆生的（意为都是婆婆带孩子），就得趁着年轻生，男人只要把钱都拿回家就可以了……

李然是理解这些的，而且也觉得真过日子来，可能还是妈妈的那套逻辑在起作用。毕竟，跟朋友讨论的那些现状，想要改变，并非一日之功，问题的症结则关涉到社会结构问题，也不是靠李然一己之力可以解决的。

李然妈妈之所以着急，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女儿老无所依。但李然坚信，“社会化养老”才是大势所趋，老年人的赡养方式会逐步由家庭向社会转化。等到自己年老时，养老体系会越来越健全，养老院的普及率肯定比现在多得多，也会更加先进。各

种新型养老形式也会层出不穷，慢慢完善。她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并不太担心，也不认可“养儿防老”。“我有想做的事情和生活方式，并不希望老了跟孩子待在一起。”可李然也知道，妈妈之所以焦虑，是一个永远也不想打上的问号——她能看到那一天吗？

李然妈妈看起来很年轻，她总觉得妈妈一直都是40多岁，永远也不会老。可今年回家，她发现妈妈头上的白发怎么那么多了，说着话会突然卡壳，忘了要说什么。两个人大概同一时间感染的新冠，李然早就好利索了，可她妈还是浑身酸疼，使不上劲儿，全身的毛孔好像不会闭合了，风一吹就出一身汗。甚至听力都受损了，平时的说话音量，她妈妈已经听不见了，只是“啊？啊？”，要扯着嗓子提高几倍音量才行。

不光李然妈妈，整个家族的成员似乎今年也开始集体凋零，正值壮年的三姨夫开始出现脑梗的症状：反应慢，嘴角歪斜。二姨则常常头晕，不能长时间久坐。姥姥阳康后乏力到整个春节都闭门谢客……以至于今年的年夜饭，都让李然觉得像贾府的元宵夜宴似的，让她感受到一些“悲凉之雾”。

可就算这样，吃饭时李然的二姨把拉她到一旁，不失时机建议，要让李然妈妈尽快痊愈，最好让她生活充实，带带外孙子。

新的希望

其实不止李然被催的有压力，她妈妈同样有压力。李然可以像候鸟一样来了又走，可李然妈妈不一样，她要每天生活在别人目光的审视中。

老家环境单一，观念保守。有次李然满心欢喜给她妈买了顶红色的贝雷帽，最后却以退货收场：“太时髦了，戴不出去门。”她妈有次穿了件粉色的外套出门，也被人说“多大年纪了，还穿得跟小姑娘似的。”除了品头论足，常年霸占中老年妇女热门话题榜之一的便是生育。

“怎么没去给闺女带孩子去啊？”

“嗨，还没生呢！”

“你得催啊，他们小年轻不管不顾的，都得老的替他们操心这些事儿。”

“他们工作忙，这就打算要啦。”

……

替她“挡刀”的不只有她妈，还有她的丈夫。每次她婆婆“代表”全村人问：“怎么还没动静啊？”都被她的丈夫“一直要着呢，但我身体有点问题，正在调理”——这个她婆婆最挑不出理，也最容易理解的幌子给挡了回去。所以，李然之所以能坚守阵地，不仅来自于自己的“理论自信”，其实跟伴侣一定程度的支持也是离不开的。其实，他是想要孩子的，也喜欢孩子，但从没有强迫过李然。

但李然总觉得，生育这件事男人天然缺乏话语权，毕竟男人就是不用生，男人的生育期就是长。李然妈妈就常说：“我要生的是个儿子我才不催呢，反正到六十了也能生。”所以，在承受催生压力这件事上，李然觉得自己比丈夫承受得多。男人们在一起时，甭管有娃没娃，几乎不会聊生育方面的话题，不聊也没人觉得不对劲，平时也没有人问他有没有孩子。可李然就不一样了，连出门剪个头发，都会被理发小哥催生：“咋还没要孩子？该要了。”

谈起生孩子，和丈夫的对话总是不欢而散。

“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？这不公平！你又不催生，也不用喂奶，事业也不会因此就误，当然想要了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丈夫无力辩解。

“那你为什么想要孩子？”

“陪伴孩子重新走一遍生命的历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”

“你又没有走过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对话每次都以李然“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”为由挡了回去。大概家人们也摸清了李然的套路，今年不想光动嘴皮子了，改走实践路线了。邀请李然表姐和女儿在家住几天，让李然跟孩子亲密接触，来感受小生命的美好。

“你看小家伙多可爱，来抱抱她。”

“快叫小姨，小家伙整天惦记你呢，这孩子最会疼人了。”

“你看小家伙多聪明，长大了一定有出息，当妈多有成就感啊。”

……

这策略似乎起了效果。大概是今年小外甥女已经长大，可以跟大人沟通交流。在夜晚的烟花映衬下孩子的笑脸中，在逛街时手牵手传导的温暖中，在分别时孩子晶莹的泪光中，在一寸一寸攻占李然柔软的内心。

“嘭”，烟花在家乡寂静的街道上被点燃，伴着楼层里亮着的星星点点的灯光，在夜空中绽放。李然突然意识到，孩子就像夜空中的花火，是一种光亮，一种希望。

我问李然，今年有什么新年愿望。她脱口而出：“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生育自由，如果最终选择了生育，也希望那是一件简单快乐的事情。”

（文中人物为化名）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
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